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70 (70-79)

西洋教育史 (上册)

著作者：R. Freeman Butts

翻譯者：徐宗林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一三號十一樓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業字第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一三號綜合書城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文化大樓

高雄市五福四段九十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印刷者：振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十六巷廿三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

定價：每套新臺幣
精裝肆佰捌拾元
平裝肆佰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贈▶

西洋教育史 (上) 目次

序.....一

譯序.....一

第一篇 教育與文化建設歷程

第一章 教育史研究的認知架構.....三

第一節 歷史撰述之兩難：重要見解之設計或敘述性之記敘.....三

第二節 兩難問題的解決：文明建構的主題.....二

第三節 人類步入文明之途徑.....一八

第四節 人類的第一轉變期：由人類到受教育的人.....二八

第二章 人類進入文明及創設學校之演進.....四七

第一節 人類歷史的第二轉變期：由鄉村社會到傳統文明.....四七

第二節	米速不達米亞文明：世界各地之範例	五四
-----	------------------	----

第三節	文明廣備的領域	八五
-----	---------	----

第三章	希臘文明：西方教育的淵源	一〇九
-----	--------------	-----

第一節	愛琴海文明	一一〇
-----	-------	-----

第二節	希臘教育的形成期	一二七
-----	----------	-----

第三節	繁盛期：希臘思想的黃金期	一三三
-----	--------------	-----

第四章	希臘、羅馬世界中希臘教育的散播	一五九
-----	-----------------	-----

第一節	東歐的希臘化教育	一六三
-----	----------	-----

第二節	西方的拉丁化教育	一七七
-----	----------	-----

第三節	希臘化的教育與基督王國	二一一
-----	-------------	-----

第二篇 西方文明建立中的教育

第五章	西方教育的形成期	二二七
-----	----------	-----

第一節	西方文明興起的前奏	二二七
第二節	西歐文明之建立	二四五
第三節	西歐學校教育型式之出現	二五六
第四節	高等教育之超越性	二六五
第六章	西方教育傳統的鼎盛——及現代化的茁壯	二九一
第一節	人類歷史轉變的第三個階段：由傳統文明至現代文明	二九一
第二節	西方教育中的三 R：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唯實主義	三一八
第三節	傳統與現代的相互作用	三四八
第七章	拉丁——天主教教育的擴散	三五七
第一節	拉丁歐洲的教育	三五七
第二節	新舊世界的拉丁化	三六九
第三節	拉丁教育傳統之形成	三九二
第八章	盎格魯——新教徒教育的擴散	四一七

第一節	路德派及喀爾文派宗教改革主張的差異·····	四一七
第二節	英國教育的革新·····	四二三
第三節	盎格魯新教徒教育散播於美洲·····	四五二

皇室刻意於拉丁文化之傳播

當日爾曼人推翻了羅馬的統治時，不僅羅馬的教育，從帝國的外圍，逐一向中心崩潰，而且，令人覺得奇異的是由宗教及皇室所贊助的教育之復興，也由外而內進行着：首先是在愛爾蘭產生；該地係由基督教加以征服而非由羅馬帝國統治；之後是不列顛（Britain）地區，最後是在高盧（Gaul）及日爾曼地區。第五世紀後期，基督教進入愛爾蘭之後，文字的教育，也就隨着寺院的設立而普遍。一些愛爾蘭修道院士，不祇學習拉丁文，而且也學希臘文及希伯來文。由於愛爾蘭學者，並不會接觸到活的拉丁語文，所以愛爾蘭學者領受古典文明，主要是經由閱讀書籍、字列、文摘、字典、百科全書及叢書摘要。愛爾蘭的學者成就不凡，不過他們對古代文化的認識，也就僅僅限於局部的，表面的而已。在第六世紀時，愛爾蘭的修道院士，將古典文明及基督教義，介紹到蘇格蘭北部；然後到英格蘭，到歐陸，甚至遠達義大利的南部。

在第七世紀時，英人重拾愛爾蘭人所開始的散播拉丁教育的工作，透過寺院學校，活動為之加倍。英國學者一向重視實用，故能簡化拉丁文法、韻文及散文的教學，而能適應於一個拉丁語，純係外來語言的民族。羅馬學者都諾特斯（Donatus），凱圖（Cato）及浦銳西辛（Priscian），均曾確認他們的學生，都是拉丁人的子弟；生活在拉丁的社會文化中；可是貝德（Bede）及阿爾坤（Alcuin）却知道，不列顛及盎格魯撒克遜的子弟，必須以絕不相同的方式，相當於是第二外國語的方式，來學習拉丁語。

文。

第七、第八世紀，英國教育上的復蘇，實爲國際上頗爲人注目的一件事。盎格魯撒克遜係來自東方的征服者；愛爾蘭的修道院士，則從西而來；蘇格蘭的修道院士則從北而南下。由教皇所遺派的義大利傳教士，則由南而向北，推進拉丁文化。在公元五九七年時，格里高里 (Gregory) 教皇委任奧古斯丁 (Augustine) 出任堪特貝銳 (Canterbury) 修道院主教，義大利與不列顛之間文化的交流，就開始了幾世紀的交往活動，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來到不列顛的，並不祇限於義大利人。塔爾斯 (Tarsus) 的希奧多 (Theodore)，在第七世紀後期，擔任堪特貝銳的大主教，就是一位曾經在雅典接受教育的拜占庭人。不列顛的初期拉丁教育，促進了學者的交流，僧侶的，修道院士的來往；就是書稿的使用，亦爲之加速。下列的學者，頗爲精通於拉丁文化：貝得·阿爾德漢 (Aldhelm)、龐尼非士 (Boniface)、埃格伯特 (Egbert)、埃爾伯特 (Elbert)、阿爾坤 (Alcuin)。是故，當查理曼預備以教育，作爲新帝國發展的一個基礎時，查理曼就聘請約克 (York) 的阿爾坤 (Alcuin) 爲其宮庭學校的校長，而且充任查理曼大帝教育事務的顧問人員。

在國王及帝王轄區內，致力於設立學校，最爲出色的是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在政治上，試圖建立一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與其熱衷於教育之推展，實是並行不悖的。查理曼大帝要求其屬下，增進讀與寫的能力；以提高一般學術水準；得以寫出好的書信；能推算出復活節的日期，而且熟知其信仰的基礎。因而，查理曼大帝通令各地若未教授讀與寫的地方，應設立學校。主教負責監督各修道院院長及

神父的教育活動，同時損壞的書稿，在寺院書坊中，均加以修訂。處此情境下，奧連（Orleans）的主教狄奧都非士（Theodolphus），曾訓令其所屬教區神父，使各市鎮均能有學校之設置，或者在每一封建領地，均能設立免費之學校，以備兒童學習閱讀及寫作。

除了以一般教育之增進，作爲提高所屬人員的宗教學養以外，查理曼大帝認識到，他亟需能爲他帝國效勞的經過訓練的行政人才；此種需求是持續性的。爲了適應此一目的，查理曼大帝恢復了宮庭學校，將學校設立在他的宮庭所在地阿欽恩（Aachen）。此一宮庭學校，早在第六世紀時就設立，作爲訓練教會神父的一個場所。然而查理曼現今所要求的是不同類型的學校，一所不僅訓練政府從政人員，而且也訓練教會行政人員^②。

是故，查理曼大帝就從義大利北部遴選比薩（Pisa）的彼德（Peter）爲其宮庭學校的負責人；但是他終於了解到一些顧問人員的發現：彼德一方面無能力，另一方面他對查理曼大帝希望他完成的工作，毫無興趣可言。彼德所熱衷的是教授拉丁文作文及文學欣賞，而非訓練高級行政人才。查理曼大帝挽留彼德，當作宮庭中學術生活的一種點綴。不過，在公元七八二年時，查理曼大帝召英人阿爾坤（Alcuin）來經營其宮庭學校，並爲其教育發展事務的顧問人員。

阿爾坤較彼德遠爲適宜於顧問之職。終於認識到教育工作，實在是太重要了，而不能再委諸於忙碌於教會工作而且偶而提供教育活動的神職人員。教育必須由全時的專業人員爲之。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阿爾坤，足以建立一教會神職人員的學術水準，有實際的能力來運用拉丁文。阿爾坤著有教科書，強調

拉丁文的實用價值及宗教活動上的價值，而非純爲對古代人的一種欣賞之練習。阿爾坤以問答的方式，來寫對話，以便學生以談話的方式，來記誦材料。當然，阿爾坤並沒有以人文的角度，來復蘇文化。可是阿爾坤即提出了一個有組織的基礎教育的發展計畫，爲西方以後好幾個世紀的基督王國，奠定了健全的拉丁學術結構。

英格蘭教育的復蘇，乃是國際間致力下的一種結果，而加略林基的文藝復興（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則更是各民族間的協力及由查理曼及其教育顧問人員所致力探討下的一項結果。查理曼召來英格蘭、愛爾蘭、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學者，以便協助培養一位具有學識的神父及管員，一方面兼管教會，一方面兼管政府。一般而言，查理曼及阿爾坤的努力至爲深遠，倘若與其前後的帝王相比較的話。不管繼承者多麼的弱小，也不管內戰及外來的侵犯如何，在查理曼大帝以後的學術及學校，從末比查理曼大帝以前時顯得那樣消沉，衰退。

〔傳〕在查理曼大帝繼承者路易士一世（Louis the Pious）在位時，愛爾蘭學者克里門（Clement），就被奉召入宮，擔任宮庭學校負責人。在查理士·貝爾德（Charles the Bald）時，統有查理曼大帝國歐洲西部，當時大學者史考特埃及那（Johannes Scotus Erigena），負責着宮庭學校。處在此一外在因素的激動下，於八二四年，在巴黎曾舉行區級教會會議；會後發表訓令，敦促各區主教在其管轄區內，推廣學校之設立，以便教會人士更能清楚其所信仰的基礎。同時，羅沙諾一世（Lothaire I）統有歐洲中部及義大利一部分，亦曾指令在義大利一些大城市中，設立高等教育機構。教皇尤基二世（Pope

Eugenius II)，訓令其主教，將前次區級主教會議而爲羅沙諾一世所採取之建議付諸實施；在各主教轄區設立學校，教授文法、文雅學科以及宗教教義。

於此同時，在查理曼帝國の日爾曼地區，學者馬魯士（Rabanus Maurus）正大力地設立寺院及學校，因而馬氏被稱爲「日爾曼之教師」。在第十世紀後期，奧圖大帝（Otto the Great）重新恢復統一的神聖羅馬帝國；他使其弟布魯諾（Bruno）成爲帝國各級學校之實際負責人。布魯諾使得宮庭成爲學術思想之中心：一如阿爾坤（Alcuin）爲查理曼大帝所作的貢獻。布魯諾激動了寺院對學術之研究，集聚了最優秀的學者，以搜集他所能發現到最好的書稿。

在英格蘭，皇室對教育的興趣，並不能持續以久，不過在第九世紀後期，阿爾佛得大帝（Alfred the Great）曾積力推展教育。阿爾佛得大帝在其宮庭中，爲貴族子弟設立宮庭學校，並通令富有人家子弟，應該進入學校，直到十五歲時爲止。而且，從歐洲大陸，聘請甚多學者來到英格蘭。在聖都士坦（St. Dunstan）的領導下，教會及寺院均設有學校，其目的在推進並提高教會人員的學術素質。

神職人員對學校之監管

非宗教性團體積極推動教育之時，多經由教會人士充任。一些國王召集各學者集會時，學者皆爲神職人員；而國王命令成立學校時，學校就設立在寺院、教會、或主教教堂中（另外有設立在宮庭的）。是故，一些國王及帝王，每每激勵教會人士，而且極力促進教會中的教育活動。然而，實際上大部分學校

的直接控制，依然是操在教會神職人員之手。在第九及第十世紀時，由於加略林基（the Carolingian）王室政治權力的衰退，教皇及教會對於學校及教育之推展，愈來愈採取獨立自主性的行動。

舉例而言，公元五二七年在西班牙舉行的陶利多第二次教會會議（the Second Council of Toledo）就曾規定，凡是將來擔任神父工作的學童，必須在主教監督之下，在主教教堂學校中接受教育。一百年之後，在陶利多舉行的第四次教會會議，重申前述訓令。基於這些因素及活動，一般主教因而在其主教教堂教授文字有關的學科。由於傳統羅馬教育的消失，主教必須為即將從事神職的人員，提供基本的教育及神學的教導。主教堂學校即是由此而來。在第六世紀初期以後的幾個世紀，主教堂學校實際上就是專為提供主持教會事宜所需之文字教導及音樂的初等學校。

之後，由於基督教擴散到各鄉區，而且羅馬時代的城市逐漸瓦解時，教會因而創有教區制度，用來管轄鄉區及村莊地區。是故，此即意味着因應日漸擴張的教區教會組織上的需要，更多的神聖人員，就需予以培養。顯然，主教的主教堂學校，未能提供所需要的人數，為此教區神職人員，必須為本地區提供教學實施。公元五二九年於維森（Vaison）所舉行的第二次主教會議，建議各地區神父，負責教導其繼任人員。公元六六六年於馬銳達（Merida）舉行的主教會議，建議在西班牙採取前述的原則。各次主教會議及各教皇，一而再，再而三地，將維持學校的責任，委之於教區教會及主教教會。公元八五三年在羅馬舉行的一次主教會議訓令，各教區應該提供初級教學實施，專為文雅學科之教學，必須在各主教教會設立。公元八五五年於維連斯（Valens）所舉行的一次主教會議，就支持此種見解。公元九〇

八年，馬底那（Modena）區主教，在其新任命神職人員時，指定維持一所學校，並教導管轄區中的孩童，為新教士的首先職責。

教區學校的擴張，雖然沒有提供類似普及教育的制度，不過教區學校實質上却使得教育更容易地為社會各階層的子弟去接受，遠較東方教會所作的為甚。教區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甚至到達各鄉村，遠非城市中希臘及羅馬學校所能比擬的。一個可信的事實乃是，有如此多的主教會議，教皇、主教，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中，頒佈命令，籲請留意於學校，顯示了早期的訓誡是被忽視了；對於漠不經心及拖延的教士，必須加以新的鞭策。當然，教會意圖至為明顯，因而事實上學校的散播結果，使拉丁教育為從事政府事務及從事教士生涯者，更易於獲致。

在中世紀早期，甚至遠較教區學校及主教堂學校為重要的，是寺院學校；此類型的學校從第六至第十或十一世紀，成為歐洲教育的主體。從第九世紀以後，許多寺院學校所提供的教學，有為非宗教性的學生，及將來成為修道院士的教學。最著名的寺院而且影響最大者為聖本尼狄克（St. Benedict）所創。聖本尼狄克為第六世紀的一位修道士。在義大利蒙特卡西諾（Monte Cassino）為其追隨者刻意擬訂各類章程，指導彼等行為。本尼狄克的寺院思想，在第七世紀時就傳遍整個義大利。第九世紀時，傳遍至歐洲各地。在寺院達於顛峯時，本尼狄克派人士統轄有數千所寺院、許多主教、教皇、學者及教師，多出自本尼狄克派寺院。

基於實際的需要，寺院發展了精良的手工藝及農藝。蓋因基本上寺院為一鄉區式社會機構，必須自

行解決生存的各項物質之供應。此乃中世紀生計經濟制度之一例而已。此時教會中世俗性的機構，並未強化其組織，寺院在經由其遺派人員至各地而將福音帶至西歐各地，頗具貢獻。在中世紀早期，寺院也是歐洲文字、藝術、思想及教育的中心所在。在持續的勤奮原則下，寺院成為抄錄古書，保存古代書稿的一個場所，而且是寺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傳遞為主

基本上，早期的中世紀之作爲一過渡階段，就在於學校中教授拉丁文及用拉丁文去書寫的文字產品，均爲希、羅時代的作品，以之用來作爲教導不識文字的西歐人。因而，西歐人獲致了文字及文化，使他們能勝任並在教會及政府中擔任基督教會書記工作。希臘、羅馬教育的傳播及萎縮，也是羅馬衰敗的一面；不過希臘、羅馬教育的衰敗，對西方有着根本上的積極而肯定的影響。在此時期，西方人根本上並沒有改變，或修訂西方古典的文化遺產；西方人只是單單運用拉丁文化，使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員，能夠閱讀聖經及宗教訓令，因而足以經管教會事務而已③。

早期中世紀的一些作家，在傳遞古典文化傳統給西方時，工作態度謹慎而能力超羣；有些則乏味而無生氣。一般認爲荷馬 (Homer) 乃是古典作家系列中最先譯述的一位，而波辛斯 (Boethius) 則譯述甚多希臘科學及哲學使之成爲拉丁文。氏所譯的「哲學之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幾世紀以來，成爲提供西歐人了解希臘思想的主要材料。一些史學家認爲第六世紀早期的羅馬思想家波辛

斯 (Boethius) 爲「中世紀的導師」(the schoolmaster to the Middle Ages)：就如荷馬之被認爲希臘人的教師一樣。

在古典與中世紀學者之間的另一位過渡期學者爲卡西奧都士 (Cassiodorus)：氏爲一基督徒學者，修道士，其貢獻乃在於寺院中創立抄錄室 (Scriptoria)，以抄錄古書，因而保存了古代經典及教父著作。在卡西奧都斯自己的作品中，他廣泛地著有論宗教的文章，歷史及其他文雅學科的著作。氏雖然不像中世紀的導師波辛斯，不過，他却將有關宗教的與非宗教的各種著作，編組成爲教會可用的一種方式。波辛斯及卡西奧都斯二位，對統治義大利的歐斯特魯哥斯人 (the Ostrogoths) 的拉丁化，擔任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或許對未來教育更爲重要的影響，乃是由於他們採取了第五世紀克伯拉 (Marius Capella) 所確定的七藝：不過他們反對克伯拉之非基督教思想立場。卡西奧都斯所引用的聖經經文，至爲有成效即：「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了「七根柱子。」(箴言九章一節)。因而教會教育家實在地就接受了所有的七藝，成爲寺院及主教堂學校的教材。克伯拉的七位女傭，終於讓卡西奧都斯的七支柱石所取代。中世紀文雅學科的定義，就在第七世紀的初期，堅固地形成了。

第三位古典文化的傳遞者爲沙維爾 (Seville) 的伊西道 (Isidore)。氏爲一西班牙主教，編有百科全書式著作，稱爲語源學 (Etymologies)。此辭書依現代辭書標準而言，不僅無生氣而且冗長繁鎖；全書包羅成百的引文、辭句、定義，但均無特定的規則及體系。對純真的及未受教導的人言，此一語源學必深受歡迎；但此書並不是一古典思想創作性的復蘇作品；無創發性反映了西班牙在第七世紀學

術研究上的消退。與此相反的有一位英國出色的學者，即貝德（Bede），往往被稱為「英格蘭學識之父」（the father of English learning）。貝德氏精通希臘文，希伯來文以及拉丁文。氏著論範圍極廣，遍及音樂、歷史、自傳、科學、神學、教育及文雅學科。

第十一世紀以前，在文雅學科中，任何創發性的作品，都付之厥如，除了使西歐拉丁化的工作是例外。就某種程度而論，此等莊嚴的預先教導的目標是有所達成，因為拉丁文逐漸地成為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溝通及討論的一種媒介。在中世紀早期，學校中所教授的文雅學科中，最重要的因而就是文法；因為拉丁民族以外的民族，必須教以簡單的拉丁文，以便能夠參與斯時的宗教及思想的活動。都諾特斯（Donatus）及浦銳西辛（Priscian）的文法，凱圖（Cato）的讀者（The Reader），為頗具影響力的教本。

另外一方面，在中世紀早期，修辭學的研究却日漸式微。雖然修辭學依然維持着人們認可的七藝之一，不過修辭學已經喪失了在羅馬帝國時，一度為文雅學科之冠主及演講及實用的特性。中世紀流行的修辭手冊之類讀物，都是選自西塞祿及坤體良的作品，不過這兩位羅馬大修辭學者，強調修辭學的公共作用，則大大地為之減弱。修辭學，邏輯及數學成為四藝科目；直到中世紀後期，才再一次地感覺到此等學科的真正影響力。中世紀初期，有關音樂的著作，祇有波辛斯（Boethius）的著作而已；大家都耳熟能詳的音樂則被視為文雅學科而加以教導。

自然，在性質上言，預先教導的教育完全是書本式的教育。處在書本短缺的時代，書本就受到極大

的重視及尊重，因為通常書寫的文字是被視為權威的本質。順從與服從是學校教誨學生的二個基本德性。雖則許多具有成就的學者，顯示了批判的能力，創造性及自發性，然而這些人格特性，則不是鼓勵青年人去具備的特質。中世紀的預先教導，完全是依賴教本的一種教育。倘若一位教師具有一本書，那他真是萬幸之至；或許他所知悉的祇是比書本中的多一些而已。事實上幾乎可以說，有書的人就是教師，有時一位教師有一本書，或者他能背誦出一本書，他就可以擔任教學工作。教育上最實用的目的，就是具備閱讀拉丁文的能力，而最主要的教育方法，就是熟記指定書本中的內容，伴隨着的是嚴格的訓練及體罰。

拉丁音節，拉丁字彙及拉丁文法規則，均由教師先行讀出，然後由學生加以聽寫；材料多係來自都諾特斯（Donatus）、凱圖（Cato）的作品、或者是拉丁詩篇、或祈禱書籍。毫無疑問的，所學的教材，均必須加以背誦、記憶，但是兒童們並不完全了然文句的意義。有時也學習寫作，但寫作的教導，並不甚廣泛。音樂所採用的教學方式，多應用字的重音，訓練唱歌以及讚美辭。基本的算術技巧，也是教導的內容。

當時歐洲各地方言作品極少，或者沒有以當地語言書寫成的文學作品，或記錄性的知識，而且一切的知識，都是由教會以拉丁文予以傳遞下來；自然學習讀、寫拉丁文，就最具有實用的價值。沒有拉丁文，一個人很少能夠擴張他的視野，超越自己的樊籠。然而，教會所通用的拉丁文，對於西歐的日爾曼民族及居爾特族人（Celtic），則為一外來語言。因此，將無數代的青年人，鞭策着去學拉丁，實是一

種令人驚訝的收穫，雖然，青年人會發現，在學校裡學習拉丁語，總是一件困苦而乏味的工作：

「邁向古典文化傳統的路，總是要經由學校……因而吾人可以知曉，在任何一個階段，對於古代文化傳統，有任何了解的人，都是從年輕時，就開始經由每天在教室的刻板學習活動，具備他們的能力，即使他們稍後成為出色的學者，却是經由自學的努力使然，亦復如此。④」

在第十世紀之末，西方的拉丁化，已經完成。西歐各地受過教育的各階層，都已具備了初步的學識文化；如今已可立即自行發展其本國的文化了。單單是重複及模仿，已不再能使人滿足了。學習的領域，嚴格地限制在充塞教會理論的古典文學作品以及培養教士上；這些已經不再容易為大眾所接受了。非宗教性科目的研究，諸如：法律、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哲學、邏輯及修辭，愈來愈較教父的作品為吸引人。將過去的知識真正地加以同化，適應及再生，逐成為當時的急務。波辛斯 (Boethius)、卡西奧都士 (Cassiodorus)、伊西道 (Isidore)、貝德 (Bede) 及阿爾坤 (Alcuin) 的地位，都由吉爾伯特 (Gerbert)、撒里斯堡 (Salisbury) 的約翰 (John)、阿伯拉德 (Peter Abelard)、羅傑培根 (Roger Bacon) 以及聖多瑪斯 (Thomas Aquinas) 所取而代之。從第十一世紀起，主教堂學校以及彼時的大學，就取代了寺院的地位，成為高等學術研究的根據地。於此，預先教導的階段，就告一段落；西方的教育，於焉開始。

第二節 西歐文明之建立 (公元一千年至公元一千四百年)